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五

宋 李壁 撰

古詩

秋熱

余在臨川得此詩石本一僧跋云元豐末公居金陵秦淮小宅甚熱中折松枝架欄

禦暑因有此作按元豐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處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飾第宅者視此得

無愧乎

火騰為虐不可推屋窄無所逃吾骸織蘆編竹繼欄宇

架以松櫟之條枚豈惟賓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陪臺

左昭公七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愆陽陵秋更暴橫炊

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燭何足怪

月蝕詩金鑠水銀流玉燭丹砂焦

鳥

焚魚爛為可哀憶我少年亦值此翛然但以書自埋

張祐

詩萬卷書中死便埋

老衰奄奄氣易奪撫卷豈復能低回西風忽

送中夜濕六合一氣窰新開簾窗幕戶便防冷且恐霰

雪相隨來

盧仝詩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六合烘為窰○炊注炙也

秋早

暮尋蔡墩西

按建康志載境內有蔡伯喈讀書臺公所稱蔡墩恐即是蔡讀書臺也

獨覺

秋尚早山路葩卉繁野田風日好禪林鳥未泊經屋塵

未掃蠻藤五花簞復足休吾老

同沈道原遊八功德水

寒雲靜如癡寒月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新

甘出短綆一酌煩可滌仰攀青青枝木醴何所直

建康志陳

後主時覆舟山蔣山松柏林冬月常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雀餒今功德水亦在蔣山此言新甘

可貴木醴不足道也

望鍾山

佇立望鍾山陽春更蕭瑟暮尋北郭歸故遠東岡出

思北山

北山即鍾山周顒隱處
孔稚圭作北山移文

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路

建康

宋熙寺西百餘步有
白蓮菴策禪師所居

上南岡

暮塢屋荒涼寒陂水清淺捐書息微倦委轡隨小蹇偶
攀黃黃柳却望青青巘幽尋復有興未覺西林緬

謝公墩

墩在公所捨宅報寧禪寺後
余嘗至其處特一土骨堆耳

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問

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檢履齒痕想此

絳長檣

左氏繆絳於木而止

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月狼藉盤與

樽井逕亦已沒漫然禾黍村摧藏羊曇骨

羊曇太山人
知名士謝安

甥也特為
安所愛重

放浪李白魂亦已同山丘緬懷蔣蘭蓀小草

戲陳迹甘棠詠遺恩

安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
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

萬事付

鬼錄恥榮何足論天機自開闔人理孰畔援公色無喜

懼儻知禍福根涕淚對桓伊暮年無乃昏

桓溫陳兵新亭將移晉祚

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帝嘗召伊飲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又撫箏歌怨詩曰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為安發也安泣下沾衿越席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愧色詩言安不懼於元桓而垂涕於讒者似未能一視禍福也

秋夜泛舟

池塹秋水淨扁舟遡涼颼的皪荷上珠俯映疎星搖深

尋畏魚淦中路且回橈冥冥菰蒲中乃復有驚跳

龍禮運

為畜故魚鮪不淦注淦之言閃也魚鮪從龍者龍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淦然驚走也○回橈不欲魚

之驚也乃自有跳於
菰蒲者書一時之適

和耿天鵬同遊定林寺

道人深閉門二客來不速攝衣負朝暄一笑皆捧腹逍
遙煙中策放浪塵外躅晤言或世間誰謂非絕俗

次韻約之謝惠詩

魚跳桑柳陰烏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
姑谿

對江令公於古詩亦求工如此○按輿地志言青谿岸
側有神祠世謂青谿姑南朝時有靈異舊傳隋平陳張
麗華孔貴嬪死於此今祠像有三婦人蓋谿姑與二妃
也建康志遂指谿姑為麗華誤矣○江令宅見招約之

職方注

故人耽田里老脫尚方舄

王喬傳自縣詣臺朝輒有雙鳧從南飛來帝令

舉羅張之但得一雙爲馬乃詔尚方識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開亭捐百金於此

掃塵迹地偏人罕至心遠境常寂

陶詩心遠地自偏公析而用之似爲之疏

解也

我行西州旋稅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

公時指岸木謂此可尋尺伐之營中止持用自怡憚懽

言俟其成邀我堂上食百憂每多違一諾還自惕春風

欄檻新坐久膝前席翛然忘故約北郭疑有適長謠舒

永懷佇想對以臆擣辭甚有理竊比書石鷁

僖公十五年隕石於

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隕石于知公不我欺把玩

果心惻嘉肴既夙設麗藻仍虛擲左車公自迎右券吾

敢責

信陵君遺侯生不受乃置酒大會公子從車騎虛左迎侯生侯生坐於公子上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史記平原君傳事成操右券以責

聞說毛羹臠說文臠肉羹

芬香出

鄰壁婦休機杼事免失刀槌職

師古曰削者以刀削簡牘○揚子古之槌人也

何膠膠擾擾而紛紛籍籍攜持欲一往繼此方如織元

龍但高卧司馬勿親滌

元龍卧見次韻郭子儀注○相如傳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幾能孩童舊握手皆鬢白有興即扳聯東阡與南陌

扳

一作
聯鑣

次韻舍弟江上

岸紅歸欲稠，渚綠合猶晚。晴沙上履輕，暖水隨帆遠。吹

波戲魚動，掠葉飛禽返。著意覓幽蹊，桃花悞劉阮。搜神記劉

晨阮肇入天台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飢甚遙望山上有桃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噉數枚飢止體充下山取水

見一杯流下有胡麻焉乃相謂此近人矣遂度山見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策曰劉阮

二郎投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

落已七世矣擬事止是桃實非桃花

酬王濬賢良松泉二詩

此即萬宗泉也公嘗作記云僧道光得泉之三

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洑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為二池池各有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焚善端請名余為名其泉曰萬宗云熙寧十

年十二月十二日臨川王某記時公以會靈觀使家居

世傳壽可三松倒

下元夫人語封陟能使君壽倒三松見太平廣記

此語難為

常人道人能百歲自古稀松得千年未為老我移兩松

苦不早豈望見渠身合抱但怜衆木總漂搖顏色青青

終自保免絲伏苓會當有邂逅食之能壽考不知篝火

定何人且看森垂覆荒草

史記龜策傳伏苓者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

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火燭此地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地四尺

至七尺

君詩愛我亦古意秀眉昔比南山栲復謂留侯

不及我人或笑君無白皂求僊辟穀彼誠悞未見赤松

飢已槁

張良傳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辟穀事見史記本傳

豈如強

飯適志游封植蒼官蔭華皓赤松復自無特操

莊子何其無特

操上下隨煙何慍慍

慍音草劉向列仙傳赤松子嘗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詩言

煙必別有出處

蒼官受命與舜同

樊宗師絳州園林記松名蒼官

真可從之志

髮縞詩雖祝我以再黑積雪已多安可掃試問蒼官值
歲寒戴白孰與蒼然好

其二

宋興古刹今長干

宋興寺名長干見次韻時朱昌叔注

靈曜臺殿荒檀藥

左思吳都賦檀藥壇娟

二泉相望棄不潔西泉尚累三石槃其流

散漫為沮洳稍集小礫生微瀾東泉土梗久蔽塞穿治
乃見甃甃完道人慈哀波汲遠溝蕩取土合兩山山前
灌輸各自足轆轤轉罷井口閒取遙比甘覺近美與舊

爭列知新寒燼燼夏秋百源乾抱甕復道愁蹢躅疾傾

橫逗勢未足嗟此善利何時殫慮長易脫有大檀

謂大檀施

者伐堅匡廬窟孱顏金多匠手肯出巧風水千里焉知

難沒羽之虎行林間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

下跡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推無迹

籀龍失職因藏跽

籀龍意亦取竹杖投葛陂化龍事

循除靜投悲瑟瑟映瓦微見清潺潺三年營之一日就

有口共以成為懽論功信可侈後觀何似當年萬竹蟠

杜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

補注溝蕩周禮地
官稻人以溝蕩水

荅俞秀老

諸偶緣安有實相非相偶雖神如季咸終亦失而走

子莊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清涼寺送王彥魯

空懷誰與論夢境偶相值莫將漱流齒欲挂功名事

晉
孫

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常欲枕石
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
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送惠思上人

黃鶴撫四海翩然落中州一聽笙與鏞低回如有求飛

鳴阿閣上好與鳳凰游顧憐魯東門無事反悲愁

文公二年

臧文仲祀爰居不智也注海鳥曰爰居集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歲晏忽驚矯

問胡不少留因知網羅外猶有稻粱謀

老景

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繞屋褚先生蕭蕭何所直每

嫌柳渾青追恨李太白多謝安石榴向人紅藥折

景春戰國

時人宗正劉德漢人褚先生武帝時人蕭何漢相柳渾
唐人李白字太白唐人謝安字安石晉人劉向連前句
榴字○石林詩話云荆公有老景春可惜詩以古人姓
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謂前无此體自公始見之余
讀推德與集其一篇云滿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年紀
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推蘇則為慙瓜李斯可畏不顧榮
官尊每陳農政利家林類岩嶽浮郭躬餒積忌滿寵生
嫵養蒙恬勝利疎鍾皓月晚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變
山梁與无累論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
離疎世事則權德輿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
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
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然不失為佳製也

雜詠八首

萬物余一體九州余一家秋豪不為小

莊子知北游篇
秋豪為小待之

成徽外不為遐

漢鄧通傳人有告通盜出徽外鑄錢師古曰徽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

徽張揖曰徽謂以木石水為界者

不識壽與夭不知貧與奢忘心乃得

道道不去紛華近迹以觀之堯舜亦泥沙莊周謂如此

而世以為夸

其二

神龍豢可致

古有豢龍氏昭公七年

猛虎擾亦留

周禮服不氏掌猛獸而教擾之

注猛獸虎豹之屬擾馴也

變生父子間上聖不能謀常情在欲得義

養或成仇

變生父子如瞽叟欲得舜牛羊倉廩類○唐末五代諸將皆以異姓為養子號曰義兒

他人恩更輕患禍信難周

其三

古風知遜悌班白見尊優薄俗謬為恭獨在勢權尤伏

波迷俯仰愛禮坐成仇

馬援傳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由是恨之梁松父

名統斷斷洙泗間豈是老者羞
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史記

其四

羔豚窘虎豹鳩雀窮鷹鷂

戰國策如虎豹之搏羔豚必無幸矣○左傳文公十八年

見無禮於其君者如巧者具機弋鷙猛還拘攣論功莫
鷹鷂之逐鳥雀也

如神論大莫如天悲哉區區人乃欲逃其間逃其間者謂不有神

與天者也

其五

黃雀死彈丸厥罪在啄粟

莊子謂楚王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

無患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挾丸以加其頸也

翠鵲不近人何為亦窮辱范昨

傳且夫翠鵲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材為世所利高下同僵

仆能逃天地間蟻蠊無不足

其六

關雎后之淑樸王之明冕且尚好德况乃公與卿所
以彼行葦敦然遂其生誰能絃且歌為我發古聲

其七

召公方伯尊材亦聖人亞農時憚煩民聽訟甘棠下嗟

今千室長已恥問耕稼彈琴高堂上欲以世為化

韓詩外傳

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公嘗作撫州倅廳見山閣記乃云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旨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各細編迫者之所好則記又與詩意異矣

其八

任公蹲海濱一釣飽千里用力已云多釣繆亦難理巨

魚暖更逃壯士飢欲死遊儵不可數空滿滄浪水

莊子外物

篇任公子為大釣巨縵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技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鎚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起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莊子儵魚出遊

張良

留侯美好如婦人

漢贊聞張良之智謀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

五世相

韓韓入秦

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

傾家為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

舉世大索何能為

秦滅韓良年少未宦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

報仇良嘗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錐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

石非吾師

良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謂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

黃石即我已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

漢五年冬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卒以滅羽秦誓不啻如自其口

出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

高帝欲棄太子呂后使建成侯

呂澤劫良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為客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四

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

人果至客建成所

疑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

王太傅

司馬遷

孔鸞負文章不忍留枳棘

○司馬相如子虛賦鵠離孔鸞後漢王渙謂仇覽曰枳棘

非鸞鳳所栖百里
豈大賢之路耶

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

遷答任安書夫中才

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賢俊哉詩言遷之高才顧

低回於中令
尊寵任職也

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

太史公論六家之旨要遵自序

協六經異傳
齊百家雜語

領畧非一家高辭殆天得雖微樊父明不

失孟子直

樊父仲山父也既明且哲議遷被刑昧於明哲之道也○孟子謂寺人孟子遷為官者令

故亦以寺人比之馮參贊伯奇放流孟子官刑○孟子不直則道不見或指此謂遷白李陵事也 彼欺

以自私豈啻相十百

世人竊自汙之迹以屈其身如馬遷者亦有之而求其實如遷者蓋

鮮也

諸葛武侯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

魏武帝紀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殷墟言後五十

載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建安五年恰五十而曹公破紹天下無敵矣公用一星黃甚妙

羣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龍卧獨摧藏邂逅

迨得所從幅巾起南陽

本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樂時人

莫之許也魏畧曰亮在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

從容嘗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
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而不荅崎嶇已

漢間屢以弱攻彊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

長庚太白也夜將既

其光始著以喻孔明之於漢云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

怨者為悲傷

武侯卒年五十四怨者為李平廖立皆以罪為亮所廢亮立泣曰吾終為左袒矣

平亦發病死平嘗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言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至平無私也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可謂能用刑矣自泰漢以來未之有也

豎子祖餘策猶能走強梁

死諸葛走生仲達

王荊公詩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六

宋 李壁 撰

古詩

讀墨

友人宜黃李郭嘗云介父讀墨詩終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韻爾意以為詩益散古無

此體然如韓公謝自然誰氏子詩已如此

誰為堯舜徒孔子而已矣人皆是堯舜未必知孔子伯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孔子尚有言我則異於是無愛

為無父排斥固其理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退之嘲

魯連固

一作顧

未知之耳

退之嘲魯連子詩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如何蔽

於斯獨有見於彼

如何蔽於斯言孔墨相用也獨有見於彼謂嘲魯連也

凡人工

自私瞿也信奇偉

漢志論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

也使其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墨翟之奇偉亦此類也

惜乎不見正遂與

中庸詭

退之讀荀子考其辭時有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

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又原道嗚呼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

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公詩意正類此儒者之道理一而分殊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固自退之醇孟軻而駁荀
有等差之辨墨翟蓋似是而非也揚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已化而不自知此語孰云
俚詠言以自警吾詩非好詆退之言孟子醇乎醇者也
韓雖駁荀揚而已乃自言孔墨必相為用是韓亦未免
蔽而不自知也賈生過秦論仲尼墨翟之賢蓋已對孔
子言之矣○公詩詆墨蓋本於孟子然孟子不云乎歸
斯受之又云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然既入其苙
又從而招之此足見聖人忠厚之至於異端未嘗終絕
之也招如國武子好畫言以招人過之招言彼既歸於
儒不應追咎其既往也

讀秦漢間事

秦徵天下材入作阿房宮宮成非一木山谷為窮空子

羽一炬火驪山三月紅能令掃地盡豈但焚人功

杜牧
阿房

賦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幽谷引

雲翳翳兮谷之幽天將雨兮田者之稠有繩于防兮有
畚于溝我公不出兮誰省吾憂日暉暉兮山之下歲則
熟兮收者舞吾收滿車兮棄者滿筥誰吾與樂兮我公
燕語山有木兮谷有泉公與客兮醉其間芳可搴兮甘

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醉而歸兮人則喜公好
我州兮殆其肯止公歸不醉兮我之憂豈其不懌兮將
舍吾州公一朝兮去我我歲歲兮來游完公亭兮使勿
毀以慰吾民兮歲歲之愁

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

後漢南匈奴傳呼韓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

官顧影徘徊踈動左右帝見大驚意使留之而難於失信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

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南匈奴傳王昭

君南郡人元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與匈奴生二子據此乃無毛延壽事古今詞人相傳如此必別有據也又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狀幸之諸官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為第一一去心知更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按其事畫工弃市

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祇有年年鴻

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

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阿嬌武帝陳皇后也以驕妒失寵退居長門宮

○山谷跋公此詩云荆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並驅爭先矣往歲道出潁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荆公此詩庭堅以為詞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白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為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
羶車百兩皆胡姬
含情欲語獨無處
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捍撥春風手
彈看飛鴻勸胡酒

嵇叔夜送秀才入軍中詩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勸胡酒而目屬飛鴻言意不在胡也漢宮侍女暗

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

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昭君死單于葬之胡中地

多白草而此塚獨青○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單于為无窮之恨讀之者至於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以單于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

桃源行

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又指鹿事

不在望夷宮中荆公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為可恨耳據公詩意槩言秦事實探禍亂之始末而互著之如詩話所言亦幾狹矣

望夷宮中鹿為馬

二世夢白虎鬪其左驂馬殺之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宮在

長陵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始趙高欲為亂恐羣臣弗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順高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方高設此驗時二世猶未至望夷也
官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

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

隔雖有父子無君臣

桃源記遂與外人間隔

漁郎漾舟迷遠近花

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

又問

云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亦見陶記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

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食黍行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於郭鄰○史記李斯傳二世二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與其子俱執夷三族

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為情身隨衣食南與北

至親安能常在側謂言黍熟同一炊歛見壠上黃離離

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歎息行

官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

破家劫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云冤

路傍年少歎息汝貞觀元元之子孫

未曉傷民俗之異於昔皆系上之化

其詞微矣○杜詩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此意尤佳

送春

武陵山下朝買船風吹宿霧山花鮮萬家笑語橫青天

綺窗羅幕舞嬋娟小鬟折花叩船舫玉琰寫酒疇金錢
朱甍飛動浮雲巘天外篴簫來宛轉斷橋人行夕陽路
樓觀瑤琤影中見酡顏未分驂騑催燭入坐客猶徘徊
豈知閭闔門邊住春盡不見芳菲開日月紛紜車走坂
少年意氣何由挽洞庭浪與天地白塵昏萬里東浮眼
黑貂裘弊知幾時相見綠樹啼黃鸝榮華俯仰憂患隨
命駕吾與高人期

詞氣疑非公詩又公未嘗至武陵然亦詩人之作也

兼并

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

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无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饗上有一不饗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

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

巴寡婦清其先

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築女懷清臺注以其行潔故

號曰清

禮義日已偷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

咍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此

異日引國服為息之證以行青苗之張本也○貨殖傳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

者與之爭

和吳御史汴渠詩

水經大禹塞滎陽澤開渠以通淮泗名荎若渠即汴渠也

漢平帝時河汴決壞後明帝遣使者修治汴渠至隋大業中更令開導名通濟渠引河水入汴曰自大梁之東引入泗連于淮至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植柳場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公私漕運商旅軸轆相接

鄭國欲弊秦渠成秦富强

韓聞秦之好兵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

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鞏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為韓延數歲之命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於是關中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

本始意已陋末流功更長維汴亦如此浚源在滎荒

歸作萬世利誰能弛其防夷門築天都橫帶國之陽史記

大梁城有十二門東門曰夷門侯嬴所隱處

漕引天下半豈云獨荆揚貨入

空外府租輸陳太倉東南一百年寡老無殘糧自宜富

京師乃亦窘蓋藏

月令命百官謹蓋藏注謂府庫困倉所藏物此言雖竭東南之力京師亦

不富 征求過風昔機巧到莛芒

說苑子路言孔子說七十君而無所通曰建天

下之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東方朔客難以莛撞鐘則朔乃以挺為莛也莛音庭莛也集韻又音艇

○韓詩有如寸莛撞巨鐘又班固叙傳言律歷問不容翺忽翺字當作杪杪禾芒刺也

御史閔其

然志欲窮舟航此言信有激此水存何傷救世詎無術

信傳自先王念非老經綸豈易識其方我懶不足數君

材宜自強他日聽施設無乃棄篇章

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法利害見寄

嘉祐三年九月

初官既權茶民私畜販者皆有禁又茶屢變
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江南兩浙荆
南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三千
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
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議弛禁至是著
作郎何禹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
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稅租錢與所在征筭
歸權貨務以償邊糴○嘉祐四年二月三司
言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嘉祐
二年才及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
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
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輦運糜費

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
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
蕃獲利至小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
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戶恣其買賣所在
收筭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
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
詔曰自唐建中始有茶禁民被誅求之困日
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歷歲之與
一旦以除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
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
初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
萬有奇吏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
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
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行邊糴
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此韓
魏公相業君子謂此舉為然其時富公亦為

相

余聞古之人措法貽厥後命官惟賢材職事又習狃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嘗擁其子而為民父母當時

所經營今十已毀九

漢宣紀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言十損其八九也

其一雖

幸在漂搖亦將朽公卿患難才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數

下紛紛誰與守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為

安能辨賢不區區欲救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

當執其咎勞心適有罪養譽終天醜

漢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韓文送

孟東野序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宣惟祖子孫教戒及朋

友貴者大其領詩人歌四牡

小雅節南山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項大也箋云四

牡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也

至尊空獨憂不敢樂飲酒哿矣

富阡陌哀哉此無糗鄉閭人所懷今或棄而走豈無濟

時術使爾安畎畝故今二三公戮力思矯揉

時富韓並為相王堯

臣曾公亮為參知政事嘉祐四年也非仁宗在上四公之賢同處廟堂豈能有此盛舉乎

永惟東南

害荼法益其首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輸將一不足

晁錯傳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注云將送也或曰資也

往往死鞭杻敗陳被雜惡強

賣曾非誘已云困關市且復搔林藪將更百年弊謂民

知可否出節付羣材

元和聖德詩
出節少府

詢謀欲經久朝廷每

如此自可躋仁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吾宗恢奇

士選使自朝右聰明諒多得為上歸析剖王程雖薄遽

柳詩王程有餘暇○嚴助傳事
薄遽師古曰薄迫也遽速也

邦法難鹵莽

莊子則陽
君為政勿

鹵願君博諮諏無擇壯與耆

詩皇皇者華周爰諮諏
謂老若少者皆宜詢之

余

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獨當征求任尚恐難措手孔稱

均無貧此語今可取譬如輕萬鈞當令衆人負強言豈

宜當聊用報瓊玖

按公集有識茶法一篇與此詩意同

酬王伯虎

按公集有荅王伯虎書論聖人君子之行即此人也

吾聞人之初好惡尚無朕帝與鑿耳目賢愚遂殊品

莊子

帝王篇體盡無窮而游無朕注兆也。帝王篇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死。爾來百千年轉化薄愈甚父翁相販賣浮詐誰能

審睢盱猴纓冠狼藉鼠穴寢滄海恐值到

恐是到植莊子草木之到

植者過半注植又音值立也。賈誼賦聖賢逆曳兮方正到植亦音值

誰念魚鼈淦鴉聲

雖云惡草去在食甚

魯頌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注鵲惡聲之鳥也謂

食黠之故改其鳴就我以善音又張天錫謂晉公嗟誰
卿云桑甚甘甜鵲鴉草響乳酪養性人無妒心

職教化獨使此風稔恬觀不知救坐費大官廩予生少
而戇好古乃天稟念此俗衰壞何嘗敢安枕有時不能
平悲吒失食飲唯子同我病亦或涕沾衽謂予可告語
密以詩來諗爛然辭滿紙秋水濯新錦窮觀何拳拳靜
念復凜凜賤貧欲救世無寧猶拾瀋
哀公三年火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

辦者猶拾瀋也注瀋汁也

說窮且版築尹屈唯烹飪逢時豈遽廢避

俗聊須噤徂年幸未暮此意可勤恁

恁思也

荅虞醇翁

輟學以從仕仕非吾本謀欲歸諒不能非敢忘林丘臨
餐恥苟得冀以盡心疇萬事等畫墁雖勤亦何收揚揚
古之人彼職乃無憂感子撫我厚欲言祗慙羞

送潮州呂使君

韓君揭陽居戚嗟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

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

退之別趙德詩我遷於揭陽子
先揭陽居○廣州記云大庾始

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韓至潮州謝表戚戚嗟嗟
與死日迫○歐文忠坐責諫官貶夷陵令與尹師魯書

云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懽戚无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韓別趙德詩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不必移鯉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材高能動人亦勿與為禮聽

之汨彞倫同朝叙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

余所陳韓與孟簡書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

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所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寄曾子固二首疑此詩公在館中時作也嚴中

嚴嚴中天閣靄靄層雲樹為子望江南蔽虧無行路沈約

詩蔽虧
崑山樹

平生湖海士心迹非無素老矣不自知低回如

有慕傷懷西風起心與河漢注哀鴻相隨飛去我終不

顧

其二

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寒渠已膠舟欲往豈無馬

九域

志明州東門山漢地
理志所謂天門山也

時恩繆拘綴私養難乞假

子固以
元豐元

年十二月差知明州未幾改毫無公時
在鍾山此詩必子固未第游學至明時

低回適為此舍

憂何時寫吾能好諒直世或非詭詐安得有一廬相隨

問耕者

言時以諒直為詭詐如指正論為沽名買直之類也。○陸龜蒙詩奴顏婢膝直乞丐反以正直

為狂
癡



王荊公詩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荊公詩注卷九

七至

詳校官庶吉士

臣龍廷槐

檢討

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

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

臣戴埏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七

宋 李壁 撰

古詩

虎圖

或言公作此詩譏韓忠獻恐無此

壯哉非羆亦非羆
兩雅羆如熊黃白文又曰羆似
目光

夾鏡當坐隅

顏延年諸白馬賦雙瞳夾鏡

橫行安尾不畏逐顧盼欲

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為動
孰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

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

史如庸奴

莊子畫史解
衣槃礴羸

神閒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

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

老烏向之俛喙如哺雛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

下車

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聖俞與一時聞人坐上
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衆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

或曰此體杜甫畫鵲行耳大抵前輩多
模取古人意以紓急解紛此其一也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

端溪琢枕綠玉色

端溪高要縣有溪人於此鑿
石為硯其色正紫而微青

蘄水織

簞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

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黃塵燭龍中天進無力

古書燭龍崑山

神也又山海經赤水之北有山其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謂燭龍客主歆然各疲

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強修飾恃公寬貸更不

疑箕踞豈復論官職

曲禮坐無箕倨謂伸兩足而坐其形如箕

笛材平瑩家

故藏硯璞坳清此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

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

公不自眠則客對主人眠

不但箕踞而已人言介甫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真知睡者歟

公端石枕其形
製疑亦方者

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長炎赫

退之

謝鄭羣贈簞詩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
何能為倒身甘寢愈百疾却願天日長炎赫

公材卓犖

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

文章鳴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甘心

一榻上欲卧頰尾為潔清

此詩歐公為翰苑時已有歸頰之意

賢愚勞佚

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然身寄一官

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

退之畫記偃休者二人

白髮青山如願

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

和吳冲卿雪詩

陽回力能遭陰合勢方聳填空忽汗漫造物誰從憑輕
於擘絮紛細若吹毛毳雲連晝已替風助宵仍洵憑陵
雖一時變化亦千種簾深卷或避戶隘關尤擁滔天有
凍痕匝地無荒隴飛揚類挾富委翳等辭寵穿幽偶相

重值險輒孤聳積慘會將舒羣輕那久重

中山王勝傳羣輕折軸此

句似有所譏者

紛華初滿眼消釋不旋踵槁樹散飛花空簷落

懸漣

漢書漣乳汁也又佛書付法傳商那手出香乳懸泉流注

何當困炎熱以此滌

煩壅共約市南人收藏不為冗

和冲卿雪并示持國

地卷江海浮天吹河漢湧北風散作花巧麗世無種
霾昏得照耀塵滓歸掩擁荒林無空枝幽瓦有高墪
分纔一毛輕聚或千鈞重飛揚目已眩摧壓聽還亮
漁舟平繫舡樵屨役歸踵空令物象瑩豈免川塗壅
爭光嫦娥妒失色羲和恐賴逢陽氣蒸轉作水波溶
舞庭稱賀嚴唐韋斌宰相安石子也每朝會不敢離
立筴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撓足雪甚
幾至辯亦不失恭

掃路傳呼寵

唐開元遺事王元寶每大雪之際令僕夫自門巷掃雪為徑路以迎賓客具宴飲之

會為 煖寒 衝游謝少壯避卧甘閒冗

袁安偃卧見讀眉山集雪詩注 吳侯謂

卿 絕俗唱韓子

謂持國

當敵勇勝負觀兩豪吾衰但陰拱

黥布傳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

送石賡歸寧

虛名誤長者邂逅肯經過所操十餘篇浩蕩決江河側
身朝市間樂少悲慙多文章舊所好久已廢吟哦開編
喜有得一讀瘳沉痾裹飯北城陰永懷從晤歌又欲及

歲晚空當掃絲窠

韓詩絲窠掃還成

稍出平生言道藝相琢磨

忽隨鴈南飛當此葉辭柯去去黎嶺高

黎嶺在建州浦城縣

想見

青坡陀黃花一盃酒為壽樂如何微詩等瓦礫持用報

隋和

隋侯之珠卞和之璧皆至寶也

送張拱微出都

歸卧不自得出門無所投獨尋城隅水送子因遠遊荒
林纏悲風慘慘吹馳裘捉手共笑語顧瞻中河舟嗟人
皆行樂而我方坐愁腸胃繞鍾山形骸空此留念始讀

詩書豈非亦有求一來裏青衫觸事自悔尤誤為世所

容榮祿今白頭塞責以區區一毛施萬牛

司馬遷荅任安書若九牛

亡一

不足助時治但為故人羞寬恩許自効終欲東南

流子今涉冬江船必泊蔡洲

蔡洲非汝蔡乃在建康城西南

寄聲治城

人

治城見仲明父至宿注

為我問一丘

漢班嗣報桓譚書曰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寄題睡軒

劉侯少忼慨

劉侯不詳為誰

天馬脫羈羈一官不得意州縣老

委蛇新居當中條墻屋稍補治疏軒以睡名從我遠求

詩朝廷法令具百吏但循持又況佐小邑有才安所施
賦租如簿領獄訟了鞭笞翛然即高枕於此樂可知王
官有空谷隱者常棲遲司空圖隱居中
條山王官谷拂榻夢其人亦
足慰所思嗟予久留連竊食坐無為浩歌臨西風更欲
往從之

冲卿席上得昨字

嗟予乏時才始願乃丘壑強走十五年朱顏已非昨低
回大梁下屢歎風沙惡所欣同舍郎

同舍郎出
直不疑傳誘我文

義博古聲無惱淫真味有淡泊追攀風月久貌簡非心
畧君恩忽推徙所望頗乖錯尚憐得經過未比參辰各
揚子吾不睹參辰之相比留連惜餘景從子至日落明燈照親友環

坐傾杯杓別離寬後悲笑語盡今樂論詩知不如興至
亦同作

塞翁行

塞翁少小壟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魚長如人水滿眼
桑柘死盡生芙蓉家家新堤廣能築

謝玄暉詩春色良已凋秋場廣能築

邊人壯馬休南牧

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北風卷却波浪聲

祗放田車行輶輶

白溝行

白溝在安肅北十五里間纔丈餘古亦名巨馬河本朝與遼人分界處○公此

詩必作於使北時也竊味全篇已微見經理之意君臣之間志迤弗遂其卒乃為政宣之禍豈非天哉余頃因使燕亦嘗過所謂白溝者河甚淺狹可涉地屬涿州

白溝河邊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來射狐兔

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微發即引去遣問之曰吾校獵爾以是因中國漢兵不道傳烽

燧

師古曰晝燧燧夜舉烽

萬里鉏耰接塞垣

鉏耰字出過秦論萬里鉏耰接塞垣詞不

通而意則深切矣。○按沈文通和王微之漁陽圖云燕山自是漢家地北望分明掌股間休作畫圖張屋壁空令壯士老朱顏沈亦公所善想當時諸賢幽燕桑葉暗皆有興復意如此等詩皆是不獨公云爾

川原棘門灞上徒兒戲李牧廉頗莫更論

公賦此詩實昭陵時按當

時從臣歐陽公奏疏有云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為其輕侮詩所稱棘門灞上或亦歐公之意也

河間

河間今屬河北瀛州防禦郡

北行出河間千歲想賢王

此言諸侯王多不循理道獻王獨以賢稱所謂大雅卓爾

不羣也 胡麻生蓬中詰曲終自傷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言王性本直因武帝

之忌而縱酒自晦 好德尚如此恃才宜見戕恃才指淮南王安之

類乃知陰自修彼不為傾商陰自修謂周文王為諸侯時 區區三世

家廟冊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長武帝立三王皆有制冊見

武五子傳言武帝不以躬行化其子徒以空言勉之宜三王之後皆不長也

陳橋

余嘗過陳橋今改為郭橋

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

韋城滑州屬縣太白高將晚也 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烟

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澶州

九域志澶州南至東京二百五十里

去都二百五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
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
黃屋親乘矢石間代馬欲踏河水渡天發一矢敵國愁
河水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續鑑上謂輔臣曰契丹已入寇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
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曰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平
曰大兵在外進發之期不可稽緩冬車駕北巡及駐蹕
韋城敵益南侵羣臣復有以王欽若南幸金陵之謀告

上意稍惑準入對曰今強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
進尺不可退寸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雖金陵亦不
可得而至矣殿前都指揮使高瑄亦奏曰寇準言是願
陛下亟幸澶州上意遂決行次衛南謂輔臣曰敵率大
衆深入吾土又河水且合戎馬可渡宜過為之防可督
諸將嚴飭戎備便宜從事敵率衆抵澶州直犯大陣圍
合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敵
統率易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瑗守床子弩弩
連發連蘭中額墮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
連蘭死敵大挫衄退却不敢動駕自南城幸北城敵退
和議成皆寇
準之功也

北客置酒

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韜稻飯隨梁餽引刀取肉割啖客

銀盤臂臠羹與鮮

禮記少儀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又臂臠謂有脚。曲禮下

素魚曰商祭鮮魚曰胾祭鄭司農云鮮謂生肉素謂乾肉慇懃勸侑邀一飽卷牲歸

舍觴更傳山蔬野果雜飴密糗脯豕腊加炮煎

爾雅狼牡名糗

北名酒酣衆吏稍欲起小吏捫耳爭留連為爾止飲且少

安一杯相屬非偶然

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賈海上游海舶破散身波浮抱金滿篋人所寄
吹簫偶得還中州羸身歸來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

歡娛慈母終一世脫去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漫

白玉茁茁吹高秋

爾雅芙蕖荷之總名其花茁茁其實蓮其根藕

夜燃柏子煮

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留沙礫盛怒黃

雲愁五更足馬隨鴈起想見鄮郭花稠稠

鄮郭在明州

百年

夸奪終一丘

楊惲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退之雜詩向者夸奪子萬墳壓其巔

世上滿

眼真悠悠寄身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易同氣相求言

不可以儒釋之異而相忘。右詩公自註云奉使道中寄

王荊公詩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八

宋 李壁 撰

古詩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泊船香爐峯

孟浩然詩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

始與子相識寄書邗江

上

寰宇志揚州合瀆渠本吳掘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昔吳王夫差將伐齊比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

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

詒我峯下石緣以湘水竹攜持與南

北永懷故人歡不願百金易竹枯歸樵蘇石爛棄沙礫
夷門忽邂逅綠髮皆半白追思少時事俛仰如一夕老
矣無所為空知念疇昔常思一杯酒要子相解釋出門
事紛紛歸卧意還瓠子虛賦與其窮極倦瓠聞當上湓
水持詔出守一作嶺阨方為萬里別執手先慘戚茲游信
浩蕩山水多所得為我謝香爐風塵每相憶

其二

倉黃離家問南北中路思歸歸不得風濤何處不驚人

雨雪前村更欺客舊交旌旆此盤桓見我即令免解鞍
荒山樂官歌舞拙提壺沽酒聊一歡行藏欲話眉不展
互歎別離心繾綣行年半百勞如此南畝催耕未宜晚
黃離思歸洵河子鵲鵲鵲山樂官提壺畫眉
伯勞催耕皆鳥名詩逐句藏鳥名亦是藥名體

和仲庶出守潭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廷右

賈生傳文帝初立聞河南
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高

才有公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開吏接堂上肘

仲庶
自三

司戶部副使以天章待制知潭
三司事劇吏猥衆故曰接肘

指撝談笑間靜若在林

數連牆畫山水隱几詩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

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方今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

古楚有材

襄公二十六年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鄴淶多美酒

鄴淶見和微之登高齋

不知尊前客更得賈生否

誼先為河南吳公客後謫長沙今公言尊前客又施之吳

姓用事精切如此

即事六首

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我意不在影影長隨我身

莊子

齊物論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歟交游義相好骨肉情

相親如何有乖睽不得同苦辛

杜詩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其二

昏昏白日卧皎皎終夜愁明月入枕席涼風動衾幃
蟬相鳴悲上下無時休徒能感我耳顧爾安知秋

其三

梁王自墮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為

王梁

勝墮馬死賈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王自墮馬死豈必生之過而生自
赴責如此言古人不苟其官也韋處厚為近臣當敬宗初每入見即自陳有罪顧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

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
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
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以處厚
之事觀之誼之責已不為過也
哭死非為生吾心良

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何知

余嘗愛王逢原一詩與
荆公詩意類今錄於此古

人重非道飢不苟豆羹有為非其心或不脫冕行如
何後世人以官業其生鄙哉樂欺人猶以學自名

其四

先生善鼓瑟齊國好吹竽操瑟入齊人雅鄭亦復殊

父介

真跡鼓瑟二字與俗書不同蓋鼓字本合如此寫世俗
從支從皮皆非也殊字亦然○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
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
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客罵之曰王好等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

豈不得祿賜歸卧自歎歔寥

寥朱絲絃老矣誰與娛

其五

商陽殺三人每輒不忍視

檀弓下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謂商陽曰

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輒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拊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

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亦均食君食

章茂憲侍郎所藏真

跡乃作亦云食君實報禮當如此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永懷

南山阿慷慨中夜起

其六

日月隨天旋疾遲與天侔

晉書天文志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

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

迴寒暑自有常不顧萬物求蜉蝣蔽朝夕

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注

渠畧也朝生夕死

蟪蛄疑春秋

莊子蟪蛄不知春秋

眇眇萬古歷回環今

幾周

送鄭叔熊歸閩

鄭子喜論兵魁然萬人敵嘗持一尺筭

莊子天下篇一尺之捶日取其

半跨馬河南北方今邊利害口手能講畫疑師穀城翁

張良傳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

方略已自得天兵卷甲老壯士不肉食

低回向詩書文字銳鐫刻科名又齟齬棄置非人力黃

塵彫罽裘

小杜詩贈以蜀馬篋副以胡罽裘罽裘日本裘皆以外國得名

逆旅同偈

仄秋風吹殘汗霰雪已驚客浩歌隨東舟別我無慘惻
聞生今好游往往老妻息南陔子所慕天命豈終塞

寄二弟時往臨川

蕭條冬風高吹我冠上霜我行歲已寒悲汝道路長持

此犬馬心千里不能

一作得

將使汝身百憂辛勤冒川梁

青燈照詩書仰屋涕數行不有親戚思詎知遠遊傷

李氏沅江書堂

沅江水有梁與冒沅田桑樹可蠶耕君於其間耻射利
獨岸清泚留朱薨詩書當前日開闔冠帶滿坐相逢迎
勉求高論出施設無以私智為公卿

休假大佛寺

罷憊得休假衣冠倦趨翔挾書聊自娛解帶寺東廊六

龍高徘徊光景在我裳冬屋稍暄暖病身更强梁

强梁者必

過其敵金人三緘銘

從我有不思捨我有不忘

王令詩求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不

若公詩之婉

問誰可與言攜手此徜徉婉婉吾所愛新居乃

鄰牆寄聲能來遊維用寫愁傷

別謝師宰

閭闔城西地如水雞鳴黃塵波浪起

塵頭之高如波浪掀湧盛言車馬奔

馳之盛

窮年一馬望扶桑東得省門身輒止簿書期會老

紛紛

賈誼傳以簿書不報期會為大故

邂逅論心喜有君數日未多還

捨我相看愁思亂於雲

解使事泊棠陰時三弟皆在京師二首

始吾泊棠陰三子不在舟今當捨之去三子還遠遊茫

然千里水今見荻花洲俛仰換春冬紛紛空百憂

介父嘉祐

三年二月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此言換春冬去官時當是四年自是入為三司判官獻萬言書深言當世之故所謂百憂皆書中所論者懷哉山川異往矣雪霰稠登高一涕泗

寄此寒江流

其二

泊舫棠陰下灘水清且淺回首望孤城浮雲一何緬久
留非吾意欲去猶繾綣馳心故人側一望三四反蕭蕭
東堂竹異日留息偃無恩被南國疑此行當翦

驊騮

龍德不可係變化誰能謀驊騮亦俊物卓犖地上遊怒
行追疾風忽忽跨九州轍跡古所到山川畧能周鴻濛
無人梯沆漭遠天浮巉巖拔青冥仙聖所止留

列子渤海之東

有大壑焉中有五山曰蓬萊蓬萊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欲往輒不能視龍乃知羞

寄朱氏妹

朱明之也

卷八

昔來高郵居我始得朱子從容談笑間已足見奇偉行
尋城陰田坐釣渠下汙歸來同食眠左右皆圖史入視
爾諸幼歡言亦多社當時獨張倩

張奎也

遠在廬山趾沈

君未言昏

沈君季長也

名已習吾耳安知十年來乖隔非願

始相逢輒念遠悲吒多於喜今茲豈人力所念皆聚此
諸甥昔未有滿眼秀而美低回吾親側亦足慰勞止嗟

予迫時恩一傳日千里

史記田光曰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據一傳日千里之

句公時為江東提刑

爾舟亦已成五兩翻然起

郭璞江賦爾乃藉零侵於晴旭覩五

雨之動靜注五兩鳥毛為之置檣竿之上以候風也

蕭蕭東南縣望爾何時已空

知夢為魚逆上西江水

贈陳君景初

景初本末注見別篇

吾嘗竒華佗腸胃真割割神膏既傳之頃刻活殘朽

列子

湯問篇扁鵲飲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注言恢誕乃書

記少有魏華佗傳若病結積在內鍼藥所不及當須割剖者飲以麻沸散須臾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

腸中便斷腸漚洗縫腹膏厚四五日差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昔聞今則信絕技

世常有堂堂潁川士

謂陳君也

察脉極淵藪珍丸起病瘠

蟲隨泄嘔

佗傳陳登病懣佗曰使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飲以藥吐出三升許蟲

半身是生魚鱗

攣足四五年下針使之走一言儻不合萬金莫

可誘又復能賦詩往往吹瓊玖卷紙誇速成語怪若神

授名聲動京洛蹤跡晦良莠相逢但長笑

一作嘯

遇飲輒

掩口獨醒意何如無乃寡俗偶顧非避世翁疑是壁中

叟

廣記神仙孫博傳博遇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十數枚及

壁中出入如孔穴也

安得斯人術付之經國手

贈張康

昔在歷陽時

歷陽今和州

得子初江津手中紫團參一飲寬

吾親

介甫嘗云平生不服紫團參亦活到今日卒辭餽者今此取於醫為親故也

捨舟城南

居杖屨日相因百口代起伏呻吟聒比鄰叩門或夜半

屢費藥物珍欲報恨不得腸胃盤車輪今逢又坎坷令

子馳風塵顛倒車馬間起先冰雪晨嗟我十五年得祿

尚辭貧所讀漫累車豈能蘇一人

言讀書雖多無補於時曾不如醫之猶能

活人此公謙言

無求愧子義有施慙子仁逝將收桑榆

馮異傳光武璽

書報異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邀子寂寞濱退之答崔立之書釣於寂寞之濱

送程公闢之豫章

公闢先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吏數犯渝州邊公闢自夔乞

徙治渝州大賑民饑旋徙節河東路入為三司判官刑部郎中出知洪州時嘉祐七年五

月

畫船插幟搖秋光鳴鏡伐鼓水洋洋豫章太守吳郡郎

師益字公闢本傳吳郡人故稱吳郡郎

行指斗牛先過鄉鄉人出郭航酒

漿魚鼈膾魚炊稻粱芡頭肥大菱腰長醅醕喧呼坐滿床怪君三年滯瞿塘又驅傳馬登太行纓旄脫盡歸大

梁

蘇武仗漢節卧起
操持節旄盡落

翻然出走天南疆九江左投貢與

章

貢章二水名
今在虔州

揚瀾吹漂浩無旁老蛟戲水風助狂盤

渦忽折千丈强

韓文聽穎師琴
勢一落千丈强

君聞此語悲慨慷迎

吏乃前持一觴鄙州歷選多俊良鎮撫時有諸侯王

諸侯

王謂滕王本朝太宗第六子元孫亦
嘗為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拂天高閣朱鳥翔

西山蟠繞鱗鬣蒼

子厚馬退山茅亭記是山岑然起於
莽蒼之中亘數百里尾蟠荒陬首注

大溪亦言
鱗鬣之類下視城塹真金湯

州城之西為大江大江
州城之西為金城湯池洪

之外為西山
隔江下視州城如金湯

雄樓傑屋鬱相望

杜牧鍾陵
詩垂樓萬

暮青雲合
可見其盛

中戶尚有千金藏漂田種杭出穰穰沉檀珠

犀雜萬商大舟如山起牙檣

牙檣也今之掛帆木

輸瀉交

廣流荆揚輕裾利屣列名倡

貨殖傳趙女鄭姬
揄長袖躡利屣

春風踏

謠能斷腸

踏謠踏歌也

平湖灣塢煙渺茫樹石珍怪花草香

幽處往往聞笙簧地靈人傑古所臧勝兵可使酒可嘗

晉人語北府酒
可飲兵可用

十州將吏隨低昂談笑指揮回雨暘非

君才高力方剛豈得跨有此一方無為聽客欲霑裳使

君謝吏趣治裝我行樂兮未渠央

鳳凰山二首

驅馬信所適落日望九州青山滿天地何往為吾丘貧
賤身祇辱富貴道足羞涉世諒如此惜哉去無由

其二

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
氣力但為憂勤衰願為五陵輕薄兒生在正觀開元時
鬬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

表蓋傳與閭里浮
沉相隨行鬬雞走

狗

夢中作

青門道北雲為屋

長安城東第一門曰青城門或曰青門

大壚貯酒千萬

斛燭

當是獨字

龍注雨如車軸

華嚴經龍王於彼大海中雨滴如車軸

不畏不

售畏不續

彭蠡

茫茫彭蠡春無地

春無地者言春漲渺然皆水

白浪春風濕天際東

西捩拖萬舟回千載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

鎮南

謂豫章

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余

方咤

觀此詩公必嘗見彭蠡龍

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

老矣安能學飲飛

呂氏春秋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涉江中流有蛟繞其船飲飛拔劍赴江刺

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楚王聞之位以執圭漢宣紀應募飲飛射士注引楚人事因以名勇力之官許慎云飲

便也許說與如淳異買田欲棄江湖去

牛渚

宣城舊志牛渚山突出江中

歷陽之南有牛渚一風微吹萬舟阻華戎蠻蜀支百川

合為大江神所躔山盤水怒不得泄到此乃有無窮淵

朱衣乘車作官府操制生殺非無權陰靈秘怪不欲露

退之詩凝

燬犀得禍却偶然

溫嶠自都徙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

下多怪物遂燬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大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

何意相照意

甚惡之尋卒

東門

東門白下亭摧甃蔓寒葩淺沙棹素舸一水宛秋蛇漁

商數十室門巷隱桑麻翰林謫仙人往歲酒姥家

翰林謂太

白白嘗有白下亭詩魏顥作白集序載白攜金陵之妓裴敬作白碑載白嘗游上元蔣山讚誌公則白下公嘗

所游歷處酒姥家

調笑此水上能歌揚白花

古樂府楊白花風吹

借用王方平事

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
搖蕩春光千萬里

楊花飛白雪枝裊綠煙斜舞袖

卷煙雪綺裘明紫霞風流翳蓬顆

賈山傳蓬顆蔽冢師古曰顆謂土塊也蓬

顆言土上生蓬

故地使人嗟迢迢陌頭青

謂柳

空復可藏鴉

王荊公詩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九

宋 李壁 撰

古詩

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

按胡公宿集康定辛巳為葉公清臣作高齋記

云南唐李氏因城作臺望月下臨濬濠正面覆舟山南對長平西望冶城立齋其上而絕境難摸了不可得今採謝宣城宴坐之意直題曰高齋云

寒雲沈屯白日埋河漢蕩圻天如筵衡門無旬限泥濇

卧聽竅木鳴相挨

莊子大木百
國之竅穴

蕭晨忽掃纖翳盡

蕭晨
秋晨

蕭索也

北嶺初出青雀窺微之新詩動我目爛若火齊金

盤堆

韓詩磊落火
齊金盤堆

想攜諸彥眺平野高論歷詆秦以來

航船淋浪始快意忽憶歸雲

恐是
去字

胡為哉念君少壯輟

游衍發揮春秋名玉杯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玉杯
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類

師古注皆其所注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繁
露之名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纁統繁露注云

繁露見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
舒立名或取諸此然玉杯之名亦必有此義也

書成

不得斷國論

谷永薦薛宜經術大雅
足以謀王體斷國論

但比一作

空語傳

八垓登臨興罷因感觸更欲遠引追宗雷

東林蓮社十八人中宗炳

雷次宗

君知富貴亦何有諂譽未足償譏排風豪雨橫費

調燮坐使髮背為黃台留賓往往夜參半雖有樽俎無

由開江南佳麗非一日況乃故國名池臺能招過客飲

文字山水又足供歡怡剩留官屋貯酒母

說文醕酒母也廣記女仙

傳有酒母事然非此

取醉不竭當如淮

左傳有酒如淮

其二

干戈六代戰血埋雙闕尚指山崔嵬

梁書何胤曰世傳晉室欲立雙闕王

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關也是則未明立關之意關者謂之象魏縣治象於其上挾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

當塗而高貌當時君臣但兒戲把酒空勸長星杯晉武帝云

一杯臨春美女閉黃壤陳後主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

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玉枝白藥繁如堆後

庭新聲變樵牧後主每引狎客江總等同後宮游宴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習

而歌之如玉樹後庭花等興廢倏忽何其哀咸陽龍移

九州圻謂唐末造朱全忠遺種變化呼風雷唐主李昇

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三王

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吳

越史又言李昇本徐氏湖州安吉人為安吉令先是其家有梨樹結一實大如升其父異之將獻郡守有謂其父曰此果非常年所有即上獻來年是徵安知復有此物不如勿獻其父然之因會鄰里將共食即席割之有赤蛇在實中割者大驚投刃於地俄而赤蛇走其母搗下尋之了無所見未幾其母遂孕知詰疑公所謂遺種者或指赤蛇也又據九國志天祐中金陵有狂僧每在衢路中自言求飛龍天子及昇來為刺史僧乃不復言又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益昇養於徐氏之應

蕭條中原碣無水

莊子庚桑楚篇吞舟

之魚碣而失水碣薄也

崛強又欲憑江淮廣陵衣冠掃地去

唐王初欲

都江都以水淺漕運不給復還金陵史稱李昇始相偽吳居廣陵大和元年出鎮金陵後遂僭竊以揚州為東

都穿鑿

一作築

隴畝為池臺吳儂傾家助經始尺土不借

秦人篋

篋音師又山皆反賈山傳篋土築阿房之官師古曰篋以竹篋為之

珠犀磊落萬

艘入金壁照耀千門開建隆天飛跨兩海南發交廣東

溫台中間業業地無幾欲久割據誠難哉

方曹彬伐江南太祖潛謂

曰但只要他歸服謹勿殺是他无罪過自是自家著他不

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丁晉公曰今國家

享无疆之休靈旗指麾盡貔虎談笑力可南山排樓船

良由是耳

蔽川莫敢動扶伏但有謀臣來

開寶八年煜命盧絳引所部舟師救京口而劉

澄已降始遣周維簡徐鉉越關乞緩兵鉉自以江南謀臣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既至升殿詞累數百上曰爾

謂父子為

兩家可乎百年滄洲自潮汐事往不與波爭迴黃雲荒

城失苑路白草廢時空壇垓

史記三垓注垓重也三重壇也

使君新篇

韻險絕登眺感悼隨嘲哈嗟予愁憊氣已竭對壘每欲
相廟揆揮毫更想能一戰數窘乃見詩人才

和微之登高齋

六朝人物隨煙埃金輿玉几安在哉鍾山石城已寂寞
祇見江水雲端來百年故老有存者尚憶世宗初伐淮

周顯德

二年十一月世宗始命李穀王彥超督韓令坤十二將伐唐為浮梁自正陽濟淮三年春下詔親征

魏王兵馬接踵出

據符彥卿在周世宗時已封魏王然按傳止是立功北方不曾遣征江南

又世宗七子其一為恭帝餘六人曰吳王誠韓王誠曹王熙讓紀王熙謹蘄王熙誨越王誼皆幼且無封魏王

者旗纛千里相搪挨當時謀臣非不衆上國拔取多陪

臺

昭七年是無陪臺也

龍飛九天跨四海一水欲阻真堪

一作可台

周世宗謂鍾謨曰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

降王北歸樓殿拆棄屋尚鎖

黃

一作殘

金臺

李煜平後賈黃中知昇州案行府廨見一室局鐫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箇

價值數萬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未著於籍者即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幾汚法而害人矣賜

錢二十萬所言殘金必指此

神靈變化自真主將帥何力求公台

始

彬伐江南上許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更為我取太

原止賜錢五十萬彬快快山川清明草木靜天地不復屯雲雷使君

登高一訪古傷此陳迹聊持盃因留佳客坐披寫醺醺

笑語傾如筵

盛弘之荊州記淶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鳥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極香美與湘東鄰

湖酒侔獻之世稱鄴淶酒酒酣重惜功業晚老矣萬卷徒兼該攢峯

列壑動歸興憂端落筆何崔嵬餘年無懼易感激亦愧

莊叟能安排青燈明滅照不寐但把君詩闔且開

西清詩話

王師弔伐江左城將破或夢卅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筵從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繼墮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宿聞徐錯死圓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暫登高

齊詩押筵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
墮空中筵此事奇謫而盤屈就強韻可謂工矣

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西將佐題名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無一諧盜傷中丞偶不死

利劍白日投天街

度傳度為御史中丞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師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

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鞬刺裏瘡入朝議

軍國

度傳度病瘡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存候踵路詔無須宣政衛即對延英

國火一再更擅

槐

冬取槐檀之火

上前慷慨語發涕誓出按撫除睽乖

度傳度請身督

戰帝獨日度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淮西宣

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
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无還期帝壯之
指麾光顏戰洄

曲

李愬傳李光顏戰數勝元濟
悉銳卒也洄曲以抗光顏

闕如怒虎搏虺豺愬能

捕虜取肝膈護送密乞完形骸

李愬傳吳秀琳為愬策
曰必破賊非李祐无與

成功者祐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遣史用
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祐果輕出用誠禽以還
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軍中多諫此人不可
近將吏雖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乃持以泣曰天不
欲平蔡乎何見奪者衆也乃械而送之朝表言必
殺祐无與共誅蔡者詔釋還愬署六院兵馬使
箱兵

夜半投死地雪濕不敢燃薪爇

箱兵猶銜枚之義漢異
姓諸王表箱口燒書師

古曰箱其口不聽妄言箱兵亦此義韓信傳投之死地
然後生○切韻蕭麻稗音皆字書蕭禾葉亦作稽○李

愬傳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
先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會
大雨雪天晦漂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
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與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
測然業已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行七十里夜半至懸
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祐等坎
墉先登衆從之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
城陷矣元濟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火南門元
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
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

空城堅守

一作豎子

已可

縛中使尚作兒號

一作號兒

哇退之道此尤雋偉當鏤玉版

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

謝表臣於潮州

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
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

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云云余嘗以淮西碑誠所謂編之詩書之冊而無愧類俳之說殆非至公豈公別有說耶唐從

天寶運中圯廊廟往往非忠佳諸侯縱橫代割據疆土

豈得無離伋

周禮夏官彤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玄謂華讀為伋哨之伋伋苦哇反謂

正之使不伋邪離絕耳

德宗末年懲戰禍一矢不試塵蒙敦

德宗自經

朱泚李懷光之變姑息藩鎮太甚每節度使死先遣中使詣軍觀軍心之嚮背者因而立之朝廷不敢一自除授○字書韞敦箭室釋名曰步义人所帶以箭义其中馬上曰韞义亦作敦音釵

憲皇初起衆

未信意欲立掃除昏霾追還清明救薄蝕屢勅主府拘

窮蛙

退之詩弊蛙拘送主府
官帝箸下腹嘗其睛

王師傷夷征賦窘千里亦

忌毫釐差小夫偷安徒自計長者遠慮或可懷桓桓晉

公忠且壯時命適與功名偕

樂記事與時並名
與功偕樂之器也

是非末

世主成敗烜赫今古誰譏排賢哉韋純議北救倉卒兩

伐尤難皆

韋貫之傳本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為中書
侍郎誅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

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之也
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
為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
平而誅鎮耶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重

華聲明彌萬國服苗千羽舞兩階宣王側身內修政常

德立武能平淮昔人經綸初若緩欲棄此道非吾儕干

秋事往蹤跡在嶽石款記如湘崖

浯溪碑元結所作中興頌

文嚴字

麗皆可喜黃埃蔽沒蒼蘚埋當時將佐盡豪傑想此兵

禱陪祠齋

唐雜史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廟之散門太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

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輦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碑○韋應物石鼓歌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使過淮陰禮于岳廟愬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君曾西遷為拓本濡麝割蜜親劇措新篇波瀾特浩蕩

把卷熟讀迷津涯褒賢樂善自為美當掛廟壁為詩牌

用王微之韻和酬即事書懷

秦惜逝者耄

秦詩車鄰逝者其耄

晉嘉良士休

晉詩蟋蟀良士休休

古人皆

好樂哀此歲月道嗟我抱愁毒殘年自羈囚但為免得

蹄

易畧例猶蹄者所以
在免得免而忘蹄

非復天上鷗雖知林塘美欲往

輒回輒名園一散策笑語隨觥籌探題遠梅花高詠接

應劉

應劉在建安
七子之數

宿雨洗荒塹寒蛟沈老湫
泃洄信畫

舸

順水曰泃
逆水曰洄

歸路子城幽冬風不改綠忽見新陽浮歡

事去如夢嘉時念難留明發得君句謂將續前游語我

飲倡樂不如詩獻酬

倡酬比之賢於醉紅裙者遠矣

淮洲奏鍾磬雅刺

德不猶

鼓鍾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如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文墨有真趣荒淫何

足收來篇若淑女窈窕衆所求茲理儻可詣華簪為君

抽

和吳仲庶

刀筆漫無營圖書紛不御平生攜手人邂逅賞心處名

卿卻朱邑

揚子洲騫篇或問近世名卿云朱邑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傳稱邑身為列

卿居處節儉性公正不可干以私又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

庸使超嚴助嚴助舉賢良獨擢為

中大夫閩越舉兵圍東甌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
救東甌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漢兵遂出踰嶺會
閩越王弟殺王以降後令助諭意風指於南
越南越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歸奏上大悅都官富篇

章博士熟經據豈特好微言又多知大慮從容故天幸
侗儻盡人譽千艘來交荆萬舸去揚豫良無此嘉客式
燕吾所庶

出翠縣

昭陵落月煙霧昏

昭陵仁宗陵也按林希朝陵記自榮陽過洪溝食武牢關憩任村鋪始見

洛水入黃河循洛而行過翠五里入昭陵路即下視昭厚二陵宮闕森然不覺想慕行人指昭陵以相告曰此

四十一年官家
陵也涕泗潸然
篝火度谷行山根投鞭委轡涉數村寤

出鞏縣城東門向來宮闕不可見但有洛水流渾渾

向來

恐謂漢唐時也晏丞相嘗有題鞏縣西門周襄王廟詩
云人來人去市朝變山後山前煙霧凝縈帶二川河洛

水寂寥千

古帝王陵

書任村馬鋪

兒童繫馬黃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任村炊米朝食魚

日暮滎陽驛中宿

滎陽屬鄭州

投老經過身獨在當時洲渚

今平陸秣黍冥冥十數家仰視荒蹊但喬木

柳詩黃葉覆溪橋荒

村惟古木

水盤鱸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東馳爾來百口皆

年少歸與何人共此悲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巫山高十二峯上有往來飄忽之猿猱下有出沒灩澦

之蛟龍

高唐賦巨石湍湍之灩澦灩澦以言水石今用之蛟龍尤宜

中有倚薄縹緲

之神宮神人處子冰雪容吸風飲露虛無中千歲寂寞

無人逢邂逅乃與襄王通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

明房龔

月指珠也杜詩大珠脫玷翳白月當虛空

象牀玉几來自從

岱宗石室中上

下懸絕中有金牀玉几今言
來自從者神女攜以俱也

錦屏翠縵金芙蓉陽臺美

人多楚語爭吹鳳管鳴鼉鼓那知襄王夢時事但見朝

朝暮暮長雲雨

言楚王細腰纖麗之多不知王又自夢神女○雲華夫人傳禹嘗詣之於崇嶽

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油然
而止聚為夕雨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
非真仙也問諸童律律曰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隱見變
化蓋其常也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
豈止於雲雨哉據此所稱雲雨益事涉道真理該造化
後世乃以喻情欲之事其褻瀆甚矣高唐賦要在巫山
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
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其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於天下實至險山亦起伏
為波濤其巔冥冥不可見崖岸斗絕悲猿猱赤楓青櫟
生滿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陽臺彼神女朝朝暮暮
能雲雨以雲為衣月為褚乘光服暗無留阻崑崙曾城
道可取方丈蓬萊多伴侶塊獨守此嗟何求況乃低回

夢中語

廣記神女王母女名瑤姬嘗遊東海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

久之蕪夫人所領雲華玉宮理在玉映之臺崑崙蓬萊蓋不足道今公所云第本宋玉之說○楚詞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息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

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王建詩：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明月湘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公此詩體制類歐公廬山高，皆一代之傑作。

西風

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

言少年氣盛時，不知秋之可悲。

老大多感傷。

畏此蟋蟀鳴，況乃捨親友。抱病獨遠行，中夜卧不周。惻

惻感我情，起視天正黑。窮雲亂縱橫。

杜集江雨有懷鄭典故，窮雲狼籍不

禁風

似有霰雪飄，不復星斗明。時令忽如此，重令壯心驚。

諒無同憂人，樽酒安可傾。

言同志者少，無與為樂。

久雨

煤炰著天無寸空

玉川子月蝕詩推環破壁眼前盡當空一搭如煤炰

白沫上岸

吹魚龍羲和推車出不得河伯欲取山為宮

羲和日官河伯姓馮

名夷華陽潼鄉人漢武帝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正兮愁吾人取山為官懷山是也

城門晝

閉眠百賈

魯直對酒歌南陽城門雪三日城門晝閉眠賈客疑用公語

飢孫得糟夜

舖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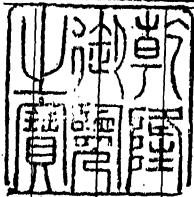
歐公有食糟民詩言艱食也

老人慣事少所怪看屋箕踞歌南

風

歌南風欲晴也○程伊川云風從東北來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

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



王荊公詩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荆公詩注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_臣龍廷槐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_臣楊壽楠

校對官庶吉士_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_臣戴瑛

謄錄監生_臣謝惇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十

宋 李壁 撰

古詩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泥水填馬不受轍瓦雪得火猶藏溝宿霧紛紛度城闕
朔氣凜凜吹衣裘窮閭閉門無一客剝啄驚我有前騶
強隨傳呼出屋去鼻息凍合髭繆繆投韁馬鬣任歌側

欲出操筆手還抽

史記張耳陳餘杖馬莖下趙數十城投鞭不操莖謂畏寒縮手也歇側言

身兀兀然

行思江南悲故事溪谷冬暖花常流前年臘歸三

見白

西人語要宜參見三白

霽色嶺上班班留杖藜此時將邑子

登眺置酒身優游豈如都城今日事祇恐一蹶為親憂

因知田里駕款段

馬援言吾弟少游嘗哀吾憊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昔人豈即非良謀君家洛

陽名實大談笑枯槁回春柔平生意氣故應在白髮未

敢相尋求從容退食想佳節豈無歌舞相獻酬奈何亦

作苦寒調歎息朝夕無驛驢超然遂有江湖意滿紙為
我書窮愁相如正應居客右相如末至居客右惠連雪賦子路且莫
乘桴浮

和吳沖卿鶚樹石屏

此詩歐公蘇子美亦同作
○歐詩吾嗟人愚不見天

地造物之初難乃云天地生自然豈知鑄鑊
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
夜不得閒不然安得巧工妙手億精竭思不
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
惜藏在號山深處石乃知人為天地賊天公
有物藏不得○蘇子美云物有無情自相感
不問幽微與高邈老蚌向月月降胎海犀望
星星入角子美詩意與公雖異而皆佳作

寒林昏鷗相與還下有跂石蒼孱顏曾於古圖見髣髴
已怪筆力非人間君家石屏誰為寫古圖所傳無似者
鷗飛歷亂止且鳴林葉慘慘風煙生高齋日午坐中見
意似落日空山行君詩雄盛付君手云此非人乃天巧
嗟哉渾沌死乾坤生造作萬物醜妍巨細各有理問此
誰主何其精恢竒譎詭多可喜人於其間乃復雕鐫刻
畫出智力欲與造化追相傾拙者婆婆尚欲奮工者固
已窮夸矜吾觀鬼神獨與人意異雖有智一作至巧無所

爭所以號山間埋沒此寶千萬歲不為見者驚吾又以
此知妙偉之作不在百世後造始乃與元氣并畫工粉
墨非不好歲久剥爛空留名能從太古到今日獨此不
朽由天成世人尚竒輕貨力山珍海怪採掇今欲索此
屏後出為君得胡賈欲著價不識伏波類西吾知金帛
不足論當與君詩兩相直

送李宣叔倅漳州

閩山到漳窮地與南越錯

漳故閩越王地

山川鬱霧毒瘴癘春

冬作荒茅簞竹間敝虧有城郭

子虛賦日月蔽虧注壘蔽虧缺也

居人特

鮮少市井宜蕭索野花開無時蠻酒持可酌窮年不值

客誰與分杯杓朝廷尚賢俊磊砢充臺閣

世說人磊砢而英多

君

能喜節行文藝又該博超然萬里去識者為不樂子聞

君子居自可救民瘼苟能禦外物得地無美惡似聞最

南方北客今勿藥林麓換風氣獸蛇凋毒蠱

音鑿毒也

如漳

猶近州氣冷又銷鑠珍足海物味其厚不為薄章舉馬

甲柱

退之初南食詩章舉馬甲柱闕以怪自呈章舉有八脚亦曰章魚馬甲柱今江瑤柱

固已輕

羊酪蕉黃荔子丹又勝攄梨酢

爾雅攄以梨而酢

縫衣比多士

縫衣達掖之衣列子汝縫衣之徒

往往在丘壑從容與笑語豈不慰寂

寞太守好觴詠嘉賓應在幕想即有新詩流傳至京洛

三都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紙貴

送裴如晦宰吳江

震澤與天杳

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八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

旁臨無地形他時散髮處最愛垂虹亭

亭在吳江縣

飄然平

生游捨我戴吳星欲往獨不得都門看揚舠

楚詞乘舠船余上沅

今注船船牕牖或曰船船名也

到縣問疾苦為予求所經當知種牧地

往往芟蒲青三江斷其二泮水何由寧

不可解疑是八州水未盡入太

湖故云與後送泮倅說引章可見素志

微子好古者此歌尚誰聽

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

以黯然銷魂惟別而已為韻擬而惟字韻

作

飄然五湖長

桓玄傳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

昨日國子師綠髮約畧

白青衫欲成縑牽舟推河水去與山水期春風垂虹亭

一盃湖上持傲兀河濱客兩忘我與而

莊子大宗師不如兩忘而化其

道
能復記此飲詩成酒淋漓

其二

十月潁水冰問君行何為行不顧斗米自與五湖期平

生湖上游幽事畧能知此後君最樂窮年得游嬉彩鯨

抗波濤風作鱗之而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筍簾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

為筍凡攬網援簷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鄭氏云謂筍虞之獸也深猶歲也作起也之而潁頌也

後人讀書不多妄以意改前鳴鼓上洞庭笑看紅橘垂

漠漠大梁下黃沙吹酒旗應憐故人意回首一相思

其三

邂逅君子堂一杯相與持便應取酩酊萬事不足惟平

明蔡河風回首成差池獨我漫浪者尚得行相追磨刀

鱠嚴冬宿昔少陵詩

子美贈姜少府詩姜侯設鱠當嚴冬又洗魚磨刀魚眼紅

還當

捕鱸魚載酒與我期甫里松菊盛

陸龜蒙居于甫里自號甫里先生集有祀

菊賦洞庭柑橘垂

洞庭在太湖心韋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文章為我

唱不數陸與皮

皮日休有松陵唱和集謂陸龜蒙也又日休為吳從事日龜蒙以其業追焉

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韓維字持國潁昌人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志

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閤門不仕仁宗患播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不赴除國子監主簿富弼安撫河東辟維管勾機宜文字按持國猶辭館閣今乃為富公始起家至和二年春也

韓侯冰玉人

衛玠玉人樂廣冰清

不可塵土雜官雖衆俊後名字

久勾磕

子虛賦砰磅勾磕皆水流鼓怒之聲

并州天下望撫士威愛匝千

金棄不惜賓客常滿閤遙聞餘風高為子置一榻

陳蕃為高

士置一榻去則懸之

親交西門餞百馬驕雜還子材宜用世談者

為鳴吧

師古曰於邑短氣兒於音烏邑一合反

矧今名主人氣力足呼故

班固東都賦故野敵山注故暇也

推賢為時輔勢若朽易拉會當薦還

朝立子在閭闔惜哉秣騏驎賦以升禽合

退之雜說馬之千里者一

食或盡粟一石

嗟予栖栖者氣象已摧塌他年佐方州說將尚

不納

第五倫傳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況於聲勢尊豈易取

酬答有如持寸莛未足撼鞶韞

淮南子兵畧訓若鞶韞之與鞶注鞶鼓鞞聲顧

於山水間意願多所合羌廬與韶石

羌字本作匡以避諱改匡廬二山相

連韶石見別注公嘗侍楚公為韶州故云

少小已嘗躡風游會稽春雪宿天

柱臘

天柱在舒州

淮湖江海上慣食鰕蟹蛤西南窮岷嶓東

北盡濟漯身雖未嘗歷魂夢已稠沓荆溪最所愛

荆溪在常

州映燭多廟塔溪果點丹漆溪花團繡罽扁舟信所過

行不廢樽榼一從捨之去霜雪行滿頷思之不能寐感

若蚊蚋嚼

莊子蚊虻嚼膚

方將築其濱畢景謝囑啗

畢景落日也

安

能孤此意顛倒就衰颯惟子予所嚮嗜好比鸛鰈

爾雅釋地

東方有比目魚一眼兩片相合兩目相比乃得行其名
為鰈又南方有比翼鳥狀如鳬名曰鸛一翼一目相得

乃飛色青赤不比不能飛

何時歸相過游屐尚可蠟

阮字好著蠟屐

寄吳沖卿

沖卿謂吳公充按充為吳王宮教授他官多與宗室狎無誨導之誼充獨

以嚴見憚為館職時歐公知同州充上言脩以忠直蒙獎擢不宜用譏棄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大臣希旨欲隆其禮王洙為院長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寮屬不知充即移開封城治吏罪觀此則充之清明可知矣國史稱充神彩秀徹辭氣溫厚內行脩飭仕孤立無與然余每怪晦叔將召試終譙避不進所業朝廷知其意不復索徑令試而充乃自獻所為文除集賢校理然當時獻文得試者例皆然不足害充之賢也

物變極萬殊心通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與

君語承華

承華太子門名

念此非不夙恨無數項田歸講使成

孰當官拙自計易用忤流俗窮年走區區得謗大如屋
歸來汚省舍又繼故人躅相逢祇數步吏案當填目切
磋非無朋阻闊嗟何速孤危失所助把卷常恨獨虛名

終自誤繆恩何見感清明有冲卿奧美如晦叔

晦叔謂
呂公著

皆公生平之交據晦叔家傳公自單州歸益研精講學
無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歎曰今天下雖小康
然堯舜之道知不可復行以故求閑局將以遂其志公
初列館閣與安石友善安石博辯有文同舍莫敢與之
抗獨公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出守常州求贈言公告
以四言曰莊重靖密安石至郡寓書於公曰備官京師
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
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吾於晦叔見之矣又謂

人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

時謂當選升屈指尚五六揆才最不稱

號寵寧無慙殷勤故人書紙尾又見勗君雖好德言我

自望忠告易稱動不括

繫辭動而不括

傳論大明服

傳僖二十三年周書

有之乃大明服

進為非成材罪恐不容贖歲殘東風生陝樹塵

翳麴

顧況詩白沙草麴塵絲

何緣一杯酒談笑相追逐

韓持國見訪

余生非匏瓜於世不無求弱力憚耕稼衣食當周流起家始二十南北今白頭愁傷意已敗罷病恐難瘳江湖

把一節屢乞東南州治民豈吾能閒僻庶可偷

公上富公書與

詩語畧同今擬附於此書云某切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為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誠望閣下哀其至誠裁賜一小州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於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 謬恩當徂冬黿勉始今

秋豈敢事高蹇茫然乖本謀撫心私自憐仰屋竊歎

寒朗傳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 強騎黃飢馬欲語將誰投賴此城

下宅數蒙故人留攬衣坐中庭仰視白雲浮白雲御西

風一一向滄洲安得兩黃鵠跨之與雲遊

白雲終歸滄洲言已不能

如雲猶眷祿仕也故前有豈敢事高蹇之句

思王逢原

諱令廣陵人卒於嘉祐四年年二十八娶吳氏有賢行一婢孀居

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為故人撫心良自悲我
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朝出
一馬驅幕歸一馬馳驅不自得談笑強追隨仰屋卧
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紛披婉婉婦且
少煢煢一兄嫠高義動閭里尚聞致財資嗟我衣冠朝

畧能具饘糜羹祭無所助

時公為羣牧判官奉使畿縣將乞常州又歐公云羣牧司

領內外坊監判官比他司奉

衰

合作

顏亦何施聞婦欲

北返跂予常望之寒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又說當產

子產子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夢熊羆天方不可恃

據公作逢原誌夫人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然逢原之後卒亦無聞焉天其真不可恃乎

我願適

在茲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宿昔心已許同岡結茅

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誰知渺渺江與潭茫茫山與陂

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

謝宣遠詩量已畏友朋弟退不敢進皆指當時而言今竊

食之詩作於逢原既亡之後尤見
公篤於友義不忘平生切磨之言

登景德塔

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
邑屋如螳冢蔽虧塵霧間

鵲鳴

于珪注螳冢也此即
邑屋蔽虧塵霧之意

念此屋中人當復幾人閒
雞鳴起

四散日暮相與還

唐人詩身得幾時活眼
閒終日忙亦此意也

物物各自我

誰為賢與頑賤氣即易凌
貴氣即難攀愧予心未齊

首一破顏

和貢父燕集之作

馮京韓維吳充
沈邁皆同席

馮侯天馬壯不羈韓侯白鷺下清池劉侯羽翰秋欲擊

吳侯葩萼春爭披沈侯玉雪照人潔瀟灑已見江湖姿

唯予貌醜駭公等自鏡亦正如蒙俱

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俱音欺

方相也其首蒙聿

忘形論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時心親不

復異新舊便脫巾屢相諧嬉空堂無塵小雨定濃綠翳

水浮秋曦高談四座掃炎熱木末更送涼風吹此歡不

盡忽分散明月照屋空參差平明餘清在心耳洗我重

得劉侯詩劉侯未見聞已熟吾友稱誦多文辭才高意

大方用世自有豪俊相攀追咨予後會恐不數魂夢久
向東南馳何時扁舟却顧我還欲迎子游山陂

寄王逢原

北風吹雲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臺六龍避逃不敢出
地上獨有寒崔嵬披衣起行愁不愜歸坐把卷闔且開
永懷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為哉莊一作申韓百家藝
火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儒衣紛紛欲滿地無復氣焰空
煤炧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真奇材梗楠豫章槩

白日祇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拘不得往子有餘暇宜
能來晤言相與入聖處一洗萬古光芒迴

思古

古之士方窮材行已云貴

身雖窮阨未遇不害其材行之可貴

大臣公聽

采左右不得蔽或從蒿藜間入據廊廟勢小夫不敢望

云我非其彙朝游觀者羞暮出逢者避所以後世愚人

人願高位

言始之貧賤游於途而人羞與之為伍暮而忽貴逢者避之言其進猝暴非有其素所以

啟浮躁之風而使三尺童子皆斐然有公卿之心也

寄孫正之

正之名侔字少述吳興人文甚奇古
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

與通也慶歷皇祐中與王安石曾輩游名聞
江淮屢舉進士不中母病草因鳴咽自誓終
身不求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閭士大
夫敬畏之知揚州劉敞薦之曰侔之為人求
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授校書郎揚
州州學教授王陶韓維等薦侔可備侍從朝
廷除官並不赴安石少與侔友善兄事侔及
安石為宰相道過真州侔待之如布衣時然
侔晚年性卞急至於罵坐怒鄰論者以為年
耆而德衰初王回常秩王令與侔皆有盛名
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令最早死回
亦不壽秩仕差顯惟侔以不仕終始

少時已感韓子詩東西南北俱欲往

退之感春詩東西
南北皆欲往千江

隔兮萬山阻

新年尤覺此語悲恨無羽翼超惚恍肺肝欲絕

形骸外涕洟自落衣中上此憂難與世共知憶子論心

更惆悵

惜日

白日照四方當在中天留春風地上行當欲時周遊和
氣所披拂槁乾却濕柔愛欲傳萬物勢難停一州棲棲
孔子者惜日此之由不能使此邦利澤施諸侯豈若駕
以行使我遇者稠當時三千人

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益三千

馬身通六藝者
七十有二人

齊宋楚陳周小者傳吾粗大者傳奧幽

道散學堙聖衆源乃常流吾初如匏瓜彼亦孰知丘惟

士欲自達窮通非外求豈必相天子

天一作夫乃能經九疇

行雖耻强勉閉户非良謀

王荊公詩注卷十